

中國回教近東訪問團日記

中國文化服務社印行

序

慨自九一八事變以來，倭寇之謀我，一易其向之蠶食而爲鯨吞，我以愛好和平之旨，常隱忍之，非懦也，蓋欲覓政治之途徑，謀一正當之解決耳。詎七七變起，敵更肆無忌憚，大舉進犯，以逞其侵略野心，我爲捍衛國家疆土計，維護世界和平和計，忍無可忍，遂不得不起而抵抗，以與敵相周旋。倭寇心計狠毒，手段卑劣，欺騙造謠，是其慣技，恆以虛僞宣傳，惑人聽聞，致是非顛倒，黑白混淆，歐美各邦，固已洞若觀火，不致爲所蒙蔽，惟近東各回教國家，與我夙僻往還，對抗戰真相，未甚明瞭，難免不爲其所欺，我國有五千萬回教民衆，因信仰相同之故，與近東各回教國，情誼素洽，聲息夙通，爲宜達抗戰意旨，揭破倭寇陰謀，因組織近東訪問團，造訪近東各國，從事宣傳，此種國民外交工作，在我國當屬創舉，而施諸近東各國，尤爲當前需要。預其事者，有王君曾善、馬君天英、張君兆理、薛君文波、王君世朋等五人，由王君爲之長，於二十七年一月出國，歷印度波者，阿拉伯、埃及、土耳其、伊拉克、敘利亞、巴勒斯坦諸國。迨二十八年一月返抵陪都，爲時一年又三月，經行十餘萬里，泛黃洋，

適異域，艱苦備嘗。所至之處，訪問當地朝野人士，交換意見，召集民衆，開會講演，頗獲同情，就中尤以麥加朝覲期間，收效爲最。蓋全世界穆民，集中天方，禮畢散之四方，歸而述諸鄉里，雖窮陬僻邑無遠弗屆，裨益抗戰前途信非渺少，收穫之鉅，難以數量計也。前者王君會印有一近東訪問團總報告書，戶見屋略，茲復刊印一近東訪問團日記，問序於余，余見其逐日詳載，纖細靡遺，諸君子宜學國事，經過，躍然紙上，不惟工作實況昭告國人，而後之從事國民外交者，亦將有所取資焉。誠謂不虛一行矣，故樂爲之序。

中華民國三十一年立春唐柯三識於棧城

弁言

本團於二十六年十一月在南京組織，於二十七年一月出國西渡，此行計訪問之國家凡九，歷約及十萬里。本團使命，在以國民外交之方式，向近東回教各國宣傳我抗戰之意義，聯絡各國回教民族之感情，每一至處，深蒙當地朝野回教人士熱烈同情，收效之鉅，多非始料所及。迨本團任務完成，於二十八年一月返抵重慶後，除已將訪問經過分別向各方擇要口頭報告或公開講演外，茲特將本團訪問日記及總報告書同時發表。訪問日記係由本團團員薛君文波於旅途中所記編。至本團沿途所攝照片多幀以製版困難，未及刊入，擬俟將來再版時再行刊佈。各界同胞，對於本團素極關心，尙希垂察指正為幸！

中國回教東訪問團團長汪善謙識廿八·五·一

中國回教東訪問團宣言

中國回教近東訪問團宣言

我國自九一八事件發生，迄全面抗戰開始，六年之間，中央政府無日不在忍辱負重之中，委曲求全，企維持和平於萬一，迨事已絕望，乃不得不起而爲衛國抗敵之戰爭。國內人民在政府領導之下，不分種族宗教，莫不一致奮起，共同對外，觀於此次之團結一心，尤見我中央政府與最高領袖真誠所及，感動兆民，形成全國統一共禦倭寇之一致表現。回教人民爲組成中華國族之重要成分，平日奉公守法，與人無爭，一遇國家有事，則莫不挺身而出，努力衛國，觀夫歷史所載，如當遇春之滅元興明，左保貫之禦倭殉國，安德馨之抗日捐軀，豐功偉烈，光耀千古。最近北方各省回民義勇軍之蜂起，均足表現回民忠勇愛國沉毅奮鬥之特性。敵人知其然也，對我回民久已時加注意，二十年來派遣浪人如川村狂堂左久野輩，假意信奉回教，潛赴西北各地，與各省回民聚居之區，多方煽惑，實行其險毒離間之陰謀。但回教民衆愛國情殷，未受其欺，彼輩野心不售，無計可施，乃於九一八後設立伊斯蘭協會於長春，強迫東北回民參加，東北回民忍氣吞聲，屈於此種非法組織壓迫之下者，蓋六年於茲矣。自蘆溝橋案發生，

此輩浪人又復泐歸平津，施行故技，對回民威脅利誘，聲言成立回教國，必欲分化我中華國族爲若干部分，以遂其削弱我國力，各別宰割之野心。幸我回民洞燭其奸，不爲所動。敵政府知近東回教各國以宗教關係，與我國回民情素洽，於是派遣冒稱回教信徒之日人，分往遊說，侮蔑我國回民素受壓迫，陰謀獨立，冀各回教國人民同情我國回民，另樹政權之謬說。不知我中華回民皆中國之國民，生於斯，息於斯，與國家有絕對不可分離之關係，絕非外人陰謀譎言所可動搖。回教人民認爲中華民國之休戚，禍福與共，興亡有責，國內其他民族或不免有受敵欺騙者，但我回民則愛國精神始終如一，決不受敵人利用也。古蘭天經詔示曰：「汝等當爲正道與殺汝等者戰，但不可過度，因真主不喜過度者」。至聖穆罕默德謂：「愛國屬於信仰」。凡我回民對此天經聖諭奉行維謹，從不敢違。本團認荷國內各回教團體推舉，訪問近東回教各國，宣佈異日侵我國土，欺騙回民之真象，與我國全民抗戰之經過及決心，使命至重，深懼不克負荷，謹勉竭智能，努力以赴，期不負我國全體回民之付託。切望全國回民一本素志，盡力奮鬥，與國內同胞誠團結，同心協力，求我最後勝利，滅此惡魔，復我失地，本團隨國之日，當隨諸君之後，共慶勝利。茲當遠離，不盡依依，謹此宣言，敬 國人。

二二六年十二月于漢口

中國回教近東訪問團日記

中國回教近東訪問團之發起

七七抗戰開始，我國都西遷重慶後，舉國抗戰之心益堅。回教同胞爲中華民族成份之一，值此國家危急存亡之秋，亟應發揮其濃厚之國家意識，奮起而爲救亡工作，俾符天經聖諭之所垂示，而盡國民天職。

日本侵略我中國，其最險惡之政策，厥爲分化國內各民族。揆自九一八事變以來，「滿州國」僞組織成立後，內蒙各地之王公大人及僧侶階級，被其威脅與利誘，亦不斷的演其傀儡之醜劇，西藏又遠在西南邊陲，離國防前線遼遠。然則能擔當救亡圖存之最重責任者，惟我漢回兩族耳。

歷經中國歷史上之演變，國內各民族之互相磨擦，本身力量，不無損失。回教同胞在過去從未處于優越之政治地位，故其民族力量，亦少消耗，意識堅強，特性猶在，此時亟應與我國其他民族在同一戰線上，共同奮鬥。日本人亦知其然，故又對於回教時行使其割裂分化之手段

，其鐵蹄所躪蹂之處，派遣浪人冒充回教信徒，期以宗教感情，維繫各地民衆，在其暴力之下，成立五花八門之偽組織，務使與我政府分化，遂其侵略之野心。

我國西北爲回教同胞之大本營，數經專制時代統制階級之壓迫，迄未屈服，仍保有其強大之民族力量。時至今日，西北將爲我中華民族之最強生存線，回教同胞應盡其所能，奮起救國。而日本亦明乎此，派人往西北各地，設法聯絡，幸回教同胞意識堅決，未有所動。又近東各國，人民多信仰回教，彼等對同一信仰之民族，均極深切關心。土耳其民族復興，固由于基瑪爾總統之領導，然其潛勢力，則爲各國回教民衆之聲援。今日本又派人至近東各國，冒充回教信徒，前往游說，誣蔑我中國回教同胞，受有政府之壓迫，將欲脫離而自成政治組織，俾得其同情我國之回民，懷疑我國之抗戰，而陷我政府于孤立。用心之險，無以復加。

因此，回教同胞中有志之士，思欲補救，而破除日本之鬼魅技倆。故聯合全國各回教團體，成立兩種組織，一爲回教西北宣傳團，一爲中國回教近東訪問團。俾分頭工作，藉收宣傳之效。

本團爲第二種組織，目的在往近東各回教國家，宣傳我國一致抗敵之決心，及日本侵略之實況，并陳述中國回教同胞在中國地位之重要，及擔負救亡責任之重大，冀以引起其同情心，

而爲有力之聲援。國民外交之基礎，或可因此而樹立。行期擬定爲六個月，路上如有需要，或可延長。本團團員爲王曾善、馬天英、薛文誠、張兆理、王世明五人，並推定王曾善君爲團長，因王君曾留學土耳其，于近東各國情形，頗爲熟悉。

香港十餘日

本團成立後，以茲事體大，不可延緩，抵港後本不想多留，惟以今日交通梗塞，同人由各處來會，極費轉折，故行期多爲耽誤。且簽領護照，製備行裝，又多費工夫，一轉瞬間，十餘日悠然過去。茲回憶其印象較深者，籠統記敘于左：

達浦生阿衡朝漢志——達阿衡自上海搭輪朝覲漢志，抵港，停泊凡二日。阿衡意不欲下船，同人堅約，乃上岸，并出席香港回教團體之歡迎本團大會。達君爲回教阿衡中之傑出者，幼年遊學於北平及西北各地，今乃掌教上海，與哈德成阿衡和衷共濟，負擔滬上回教領導責任，東南宗教，賴以推展。

成達學生赴埃留學及學校之南遷，——平津淪陷後，北平成達師範卽爲停辦，雖經敵人多方勸誘，該校代校長馬松亭阿衡迄不爲動。後馬往南京見唐校長柯三，商議南遷，決爲遷于南

京淨覺寺，復以時局屢變，環境全非，又擬遷于西安或重慶，終乃決定遷于桂林。乃由該校代教務主任謝徵波及代事務主任常子椿率領全體學生，輾轉南下，到達香港，幾瀕危境，均賴平安。常子椿先生本珠寶玉商，篤于宗教，頗有國家觀念，此次不忍成達之破碎，復恐回教增加污點，於斯時局，冒險負責，至可欽佩，吾人相信宗教及國家前途均有望也。南來學生中，有十八人爲赴埃及留學者，最近亦將放洋。

香港中外教胞之歡迎會——香港爲華洋薈萃之地，外籍回教人士頗夥。于十二月二十日假博愛社開歡迎會。歡迎團體爲香港伊斯蘭博愛社，及伊斯蘭學校。被歡迎者爲朝漢志之達呵衡，赴埃及之成達師範師生及本團同人。下午一時開會，由脫主席維英致歡迎辭，繼由達浦生馬松亭二阿衡講演。最後由本團團長王會善報告本團出國之目的，及國難期間中國回民應有之努力。席間，國語與粵語，不能互通，乃由馬達五阿衡等擔任翻譯。出席人老少咸集，招待異常親摯，與在國內無異。地域何嘗能限制我伊斯蘭教民？散會後，赴脫主席約宴。

香港清真寺之歡迎會——香港清真寺，本地人稱爲摩理廟，蓋誤稱也。香港清真寺，爲印度人所建立，阿衡爲印度人，教民亦幾全爲印度人。寺在半山間，頗爲宏敞，庭中俯瞰，香港市如在釜中。阿衡爲一四十許人，彬彬儒雅，藹然可親，見外來教胞，殷殷慰問，情景誠摯，

儼然一家人，本國同人嘗參加一次聚禮，在一阿衡領導之下，雍雍如禮。嗟呼！種族何能限制我伊斯蘭教哉！一月九日，阿衡歡迎外來教胞，出席者咸達師範師生，本團同人，更有天津劉竹君先生。

其他零星記載——香港印度人最多，其頭纏各色各式，有滿纏者，有纏而露頂者，有纏中戴帽者，更有纏端垂于肩後者，至於顏色，更無色不備。印度人不外印度教與回教，將何以別乎？久之，乃能區分。蓋纏中戴帽者，短髮剪齊而中豁者，纏端垂于肩後者，薙髮者，皆為回教人，餘則否。我國西北回教同胞，遵聖制皆留長鬚，若以之判印度人則誤矣！

香港禮拜堂阿衡，服裝極奇古，白布纏，上端出于頂上，下端披于肩前，著深藍色長袍，身更披以淺黃巾，容貌清癯，意致雅靜，耳際時露長髮，更饒豐趣。手「而梭杖」，坐講演台上，朗誦天經，聲音鏗鏘，不覺肅然，萬慮俱消。

余等作聚禮後，徘徊院中，見一老叟，持香烟伴阿衡而談。毫無顧忌，余等驚以為奇，蓋我國阿衡輒以烟酒並為禁例，印度阿衡必以喫烟為輕微矣。在上海時，哈德成阿衡自寺內出，一吸烟印度人，急將烟藏于身後，不敢正視，殆得哈阿衡之訓禁矣。據馬達五阿衡言「此持香烟老叟，乃最篤于宗教，日禮五時而不脫者也。」

印度回民以宗教之感情，對我國回教同胞極爲親熱，同人張兆理君，初來港，不知清真寺所在，問一印度人，彼非伊斯蘭教徒，曰：「余不知，請稍待。」少選，一跛叟自遠處來，頭纏白布，中露黃金帽。印人急呼之曰：「來！速來！」跛叟至，印人謂之曰：「此乃回教人，不知清真寺所在，汝當帶之往。」跛叟聆言，大喜，握手問安，乃導之往。寺在半山上，叟蹣跚頗苦，張意良不忍，然叟毫無厭倦意，比至寺門，約三四里。張請其入，叟固辭曰：「余甚忙迫，朋友！恕不能相陪也。」復緩緩下山去。張歸與同人言，咸感嘆曰：「回教之偉大，常于瑣碎事中見之！」

博愛社主席孫君，爲一青年印度人，約同人至其家茶會，屋中設備極精雅，書滿架上，若一飽學之士。座中尙有三人，余等以爲廣東教胞，詢之始知爲馬來人。談中日戰事，頗多論斷，彼等固同情于我國者也。尤其于我國回教同胞之努力救亡運動，更感興奮。對我等之赴近東訪問，彼等僉虔求真宰，加以襄助。并于南洋路上，介紹教友數人，可感也！

座中某君，健于談，身軀亦魁梧，氣派頗類北方人，某君大笑。馬達五阿衛在座曰：「彼之老大爺，身體殊豐饒，喜穿中國衣裝，領下垂美白髯，儼然一北平之老『鄉老』也。」

本團來港，籌備及購辦之事物甚多，惟以不通粵語，難之。兆理君之舊友顏澤君，及馬

達五阿衡相伴十餘日，至情殊可感。

時當陰歷之十二月，憶平津一帶，朔風冽凜，滴水成冰，而香港極和暖，若三四月天氣，烟波帶綠，小山聳青，不知尚在冬日也。香港樹木花卉，頗多奇種，大者亭亭如蓋，都不知何名。更有喬木，粗可數圍，其根下佈，盡露地上，錯雜如細網。芭蕉葉極肥大，向只于圖畫中見之，今不勝目覩矣。時見人家，矮樓數級，小竹成牆，簇然隔絕內外，雅絕可賞。

香港全市強半在山上，崇樓傑閣，均位于山麓間，櫛比綿亘，若西藏拉薩之喇嘛廟，神而化之，使人心曠。入夜，山不可見，而于疏疏點點之燈光中得其輪廓，羅佈若衆星，景更幽美。

乘船入香港，兩山環抱，海水通之，形勢極險峻，苟有軍事，南來軍艦，不能飛渡也。要塞委人，良可慨嘆！

航行第一日

二十七年一月十日——本團原定于八日首途，惟同人中馬天英君，尙留于滬濱。忽上海又起風波，音問難通，屢電未覆，焦急不已。十日，法輪大德能由滬來港，盼其或可隨此船來，

渴望至夜，終無隻影，相顧失望。乃決購票，明日即搭此輪就道。俟馬君到來，所有船費及一切應備物件，統請向馬達五阿衡接頭，并約與蘇伊士相會。蓋麥加回教年會（漢志）期迫，不能再為停留。朝漢志日，各地回教領袖雲集，正本團宣傳工作良好之時機，事畢赴開羅，然後分往各地，仍大有時間也。而于翌晨，接馬君來電，謂已起程，按其船期，今日可到，同人大為難，若候其同行，則恐有誤會期，不等又感遺憾也。

十一日，乘大德能 *Dattahen* 輪放洋。該輪為一九二五年造，重二萬四千噸，殊寬大，惟駁陳舊耳。且載貨良多，秩序紛擾，據船上人云，航行東亞已七次矣。

同乘小火輪來大船上者，為達五阿衡、顏澤滋君。少選，常子椿、謝激波、王仲光、張阿衡、王曾耀及趙爾謙姊弟，咸來相送。香港異鄉之地，居然有如許多之教胞，相聚數日，雖子客中，不感寂寞。揆自平津淪沒，回教同胞中有志之士，皆不投降而南來，氣節大可標榜于今世。憶向之以「爭教不爭國」一語，被侮蔑而自侮蔑者，不可同日語也。

船離港，要塞層疊，國難方殷，徒增悲曲。行遠，平沙小嶼，尙時隱顯，久之，汪洋一片，極目不知其際。南行苦燥熱，傍晚，平台上，雅可眺望，開船時曾市三個臥椅，價不甚廉，且粗糙甚，今仰臥其上，適以自豪。平台下視統艙，老幼枕藉，什物凌亂，而其中又分等級

有帶行軍床者，有草蓆一鋪者。方檢驗票時，任人呼喝，使集合，然後魚貫行，一一數，情景可憐，不啻牛羊！方今日上大船時，有樓梯凡二，乘一二三等艙者，東梯，統艙者，走西梯。余等在東梯下，一黑人高踞梯端，統艙客不能辨，誤往東者，輒被其推下，跟艙欲仆，而一外國茶房出，黑人扶之，惟恐少墜。實則吾同胞尙未當亡國奴，且花錢買票者，而遭如此奇遇，吾不禁興悲矣！

孝先（會善）不暈船，覺源身體壯，只覺不舒適，錦章幸有兩次國內航海經驗，亦覺搖擺弗安。統艙客，臥不起者，嘔吐狼籍者，比比皆然，余等不敢正視，恐見景生情，受其連累也。陰念暈船能臥起，是程度輕者，二三日後，便安之矣。

航行第二日

十二日，天氣最好，無大風浪，水呈黑碧色，若濕煤。以航行之經驗，由水色可測其深淺，黃色者靠江河近，必較淺，綠色者必較深，至黑碧者，必深不知其底矣。行黑水中，雖無大風，然亦有駭浪，船時上下，方其傾斜時，人行平台上，儼如登坡。惟波濤中亦有美景，大船衝行，水勢自傍推出，飛濺白沫，絕白如雪，沫後爲細水，鮮碧可愛，若美玉，若嫩葉，往返

騰騰，尤覺生動。時見飛魚如小燕，三五成羣，自浪中出，再落水，若連續投小石。

午後，心覺恬靜，乃共剪報。來時載報紙一籃，借作國外宣傳時之參考，乃將國政、敵情、戰報、輿論、外交、畫片、醜劇、回教世界、回教與抗戰，其他資料各項分製十二本。由孝榮接類圈妥，覺源剪裁，錦章則粘貼于各本上。俟集中後，以爲宣傳之材料。同船者，見之生疑，多爲推測，信其必疑我等爲新聞界人也。

同船某君，曾游歷西北，與錦章殊說得來，錦章詢以一姓馬之友，某君卒然曰：「余良熟！彼乃一「回子」也！」余等相顧不悅，想某君必不知我等爲回教者，卽知之，亦必不以此「回子」語爲難聽：吾人以後唯有自拔，自重人自重之！此些須小事，固不甚介諸懷也！久之，相相熟稔。知其無惡意。更有某女士，善彈鋼琴，于客廳中，時奏美曲，聽者忘倦。

俄國水手

船中操作者，不類法國人。一少年眉目殊娟秀，若新疆之回族，詢之孝先，曰：「此俄國人，流落于他鄉而不能歸者，爲此苦役。」綿章曰：「俄亦強國，此人何艱辛乃爾？」曰：「俄國新舊黨不相容，此殆其舊黨也，今爲求生活，犧牲勞力而得極便宜之報酬，亦殊可憫！」

錦章曰：「法人奚不爲此？」曰：「法人所求者奢，不屑乎爲此。我國人爲外輪水手者，亦固良多也。」

繫戀夜月

入夜，明月在頭，有若故人，浮雲時掩映，而光影亦有變化，觀之神怡，星位羅佈，如家鄉中所見，情景無異，而地域全非，動人遐思矣。

幸先談近東各國之民俗故事，使人入勝，夜深，仍不忍就臥。

西貢路上

流連海岸

十三日，早起，憑窗外視，見山勢起伏，去岸甚近。更見有簡單之小屋，旁樹白樓，疑是安南人廟宇，又疑是燈塔，同行入言：「今日可抵西貢。」國內有「西貢米」，蓋來自此地者。

下午四時許，抵一山峽，中間平林一片，更多矮小房屋，時見炊烟縷縷，景極幽靜。小火